

卷一百二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君

漢高祖

彭越 陳豨

陳豨

黥布 吳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 唐順之 輯
卷一百二十三
史 史鈔
史部 史鈔 3
B4361100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於上巳而有如蓬
澤之披夢與
神淵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東
京
研
究
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儒之三 傳經

漢田何等 附孫期

易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
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
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
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



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
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
丘之學施讐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
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
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
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讐結髮事
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
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
合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
爲九卿宣爲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

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
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
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
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
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
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
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
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持論
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
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以此不見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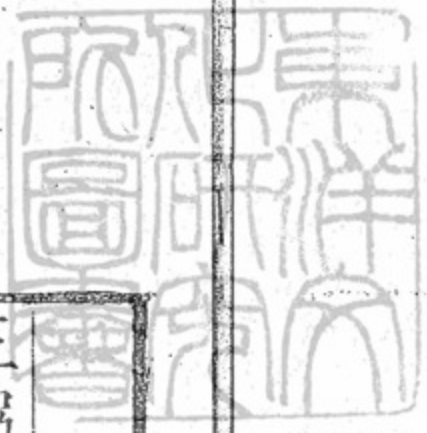
舉孝廉爲郎曲臺累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梁丘賀瑯邪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劔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

待上至欲爲迎發覺伏誅始以事上常夜入廟其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孟氏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子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治易爲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爲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貴

皆未嘗立於學官

東漢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湯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晉王弼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為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

史記卷之三十一

四

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



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八弼注老子爲之持之有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曰太原王齊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于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催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

史記卷之八十一
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宋胡瑗

宋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處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



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于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家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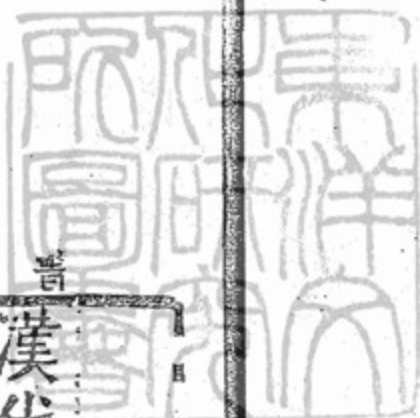


璿嘗問徐積佛氏有悟儒者有之否積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一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瑗易傳十卷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文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

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畧盡非特
體也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漢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
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徃受之秦時禁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
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
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
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上書爲
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



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
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
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
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
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
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
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
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

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
傅年老以壽終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
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
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
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
泄語安世實不言廼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
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



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
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
爲羣臣奉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
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
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
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
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
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濊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
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于宗廟協音律造樂歌
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
路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
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
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
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
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
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
可用也人臣之誼宜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

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
 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
 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
 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
 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
 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
 棺錢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
 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問出道上語上聞而讓
 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
 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
 太子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
 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服五日以報
 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
 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
 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

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
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
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
顯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
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
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
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爲石顯等譖皆
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爲光祿勳堪授牟卿
及許商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傅子

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爲筭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爲德行
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快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
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
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
尤盛章爲王莽所誅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
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
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
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主尊師傅褒賢

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諡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闕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

弔賜寬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

石林葉氏曰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
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
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
間與今文異同孟子十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
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
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
文王敬忌一人以懌甘八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
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庶言同則亡釋字其乖牾有
如此者

朱熹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
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
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
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
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
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
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
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
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
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後漢歐陽歙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世皆爲博士歙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

以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
未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
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歛掾陳
元上書追訟之言甚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縗三
千匹濟陰曹曾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
大夫

後漢孔僖

附年副等師傳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
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
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
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拜
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
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
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

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
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
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
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
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
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
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
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
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申公

漢甲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申公

九

三百三

仁

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辭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

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蓋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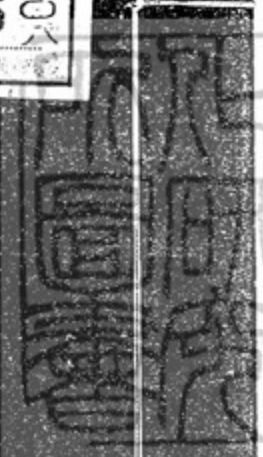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聞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樞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微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

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邊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
 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
 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
 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
 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
 足何者上下之分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
 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
 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

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
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廼使固入園擊毘上知太
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廼假固利兵下固刺毘正中其
心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
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
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
徵久日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
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郟人
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

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珍之前將軍衡丞
相衡授師丹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
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
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鄭作六藝論
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
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
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則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
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
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



漢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侍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

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

授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徐敖教授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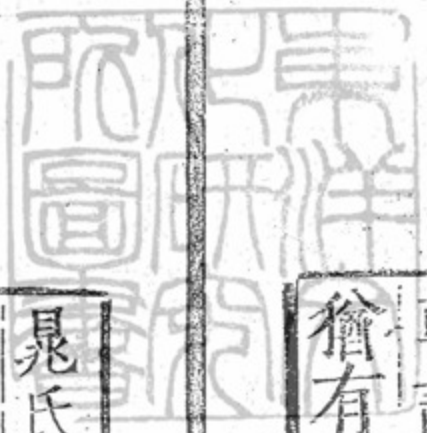
休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衛宏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
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
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
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
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
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
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
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
自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
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
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
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
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
流源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于晉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
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
子夏所作韓愈嘗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
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末言
曰傷夫曰漢廣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
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
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章如愚曰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
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
序考之文辭舛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
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

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
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
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使高克將兵而禦
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則見於左氏之語特辭引
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爲之可乎若以

沈重之言爲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曄之言
爲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
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
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章如愚曰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
經傳合歐陽修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
以爲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
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
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頌於色故詠關雎說
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

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並見錯之序論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采芣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芣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匈奴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王應麟曰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齊魯無所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采芣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栢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毋作式微莊姜傳毋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傳毋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歎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頌為宋詩維鷦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於揚齊讀為躋

注周禮云甸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康成從張恭祖
受韓詩注禮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
文王之囿虞虞宮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
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
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與
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家之詩
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
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時言詩
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
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

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
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
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
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
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
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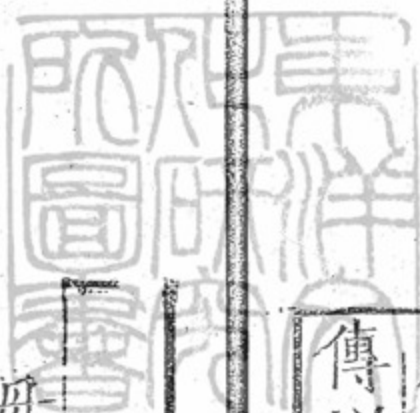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
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
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廬存外傳而魯齊詩亡
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



朱公集傳閔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
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
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
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
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
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
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
之躡如也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
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
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云

漢胡母生眭孟嚴彭祖

母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
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
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子
遂之者褚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
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
魯眭孟子少時好游俠鬪擊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
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
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大五尺大四
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是是時昌邑有枯社木



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
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
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
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
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
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
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
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
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當



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安設祇言惑
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
子為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第
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
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太子
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
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
顯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
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

亦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
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睦孟姊
子也

漢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
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
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
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
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



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爲郎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公羊穀



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傳

士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
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為講學
大夫由是穀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漢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春秋左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
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
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
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
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第
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

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後漢何休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宇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服虔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
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
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後漢丁恭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
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
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
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
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
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
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
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
師丁恭於是復到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後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宮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



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六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

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詒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心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

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有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舜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遊情六藝研礪綜微若復思用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常有疾帝欲賜以校書例多特

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毅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卽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

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誅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脩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後漢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經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

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優旣到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且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護西域會匈奴轡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解遷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

史初六年代齊彪爲大司農肅宗議復鹽鉄衆諫不
一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
一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則十九篇八年卒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
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
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
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
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
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
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
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
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



號質文異制而統大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
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
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沫泗之風緬焉將墜
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
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
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
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
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
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
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卅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

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寧拜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
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
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
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
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寧據
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
疑議輒諮訪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
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寧所不容乃相驅扇
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

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俗。」

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惟在任心。州旣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秦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日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捐。」

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
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蕪蘊於胸中七日
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
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日乃亦延年既
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
家初寤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
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
稱之

唐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
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
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
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
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僊救僊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
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
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
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



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拯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拯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



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文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贄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最卓異士句吳

人乘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為博士
 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
 葬之士旬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
 石因言士旬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
 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
 然後為得耶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
 正擢太常博士通后倉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
 鄉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與聖廟其言
 典正後議論紛洄復為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黜又
 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終司門員外

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
 解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系至漢興刻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或
 言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
 不敢輒改也啖助有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
 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

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宋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秦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以因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



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
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
罷之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
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
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奉賜
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
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
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
秘閣特官其一子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所藏書